



## 摄影的秘密

□杨勇

《小巷夏夜》 摄影 杨勇

外在世界如一条永远流动不息的河流,它从没有停止过。对于摄影的意义来说,或许就是为了追寻流逝不定的时间,追寻事物凝固静止的一瞬,以此来证明时刻处于虚无中的存在。当摄影师按下快门,他肯定会有这样的梦想:他想抓住那一刻,他试图通过那一刻窥视到被摄体的过去,也呈现出被摄体的未来。是的,那是真正的决定性瞬间,那瞬间因洞悉了事物的隐私和真相,而敞开了恒在性。

事实上,对于这种最理想的摄影状态,是穷尽精力的摄影师一生

所梦寐以求的。但它,几乎不可能存在,恰如西西弗斯,永远不可能将那块石头推到最高处。摄影在可能不可能之间,摄影在选择和放弃之间,快门的不断按动中,正是为追寻那“真相”的一刻。然而,我们只是相对地接近着它,从没有真正抵达它。也如此,人、事、物的每一瞬息皆在与不在,成就了摄影的缺憾和迷人之处。

所以,照相就是造像,它不能绝对地复制和反映客观事物,它是摄影师主观参与的客观活动行为。摄影师的主观意识,在流变的

世界里,让他有所选择,有所思考,有所行动。而拍下被摄体的那一瞬,他的悖论性在场与不在场,让他接近和远离着世界的恒在秘密。所以,影像外观上尽管呈现出“他者”状态,而实际上还是摄影师的本身状态。

影像本身所触及世界的深度,探求真相的高度,皆取决于摄影师本人。也就是说,取决于他的天分,后期的学识,扎实的实践。这些综合到影像上,我们能看到的是摄影师驾驭形式意味的品质维度、流溢其中情感的浓度、思考与思想

## 摄影的秘密

□杨勇



《司炉》 摄影 杨勇

《乡村铁匠铺》 摄影 杨勇

## 保加利亚牧羊犬

□黑鹤

我们谈到这种血统古老的咬狼犬,谈到裁耳与剪尾的必要性,他甚至了解其中微小的区别。

天涯走笔

“跟你很像。”翻译费萨林非常确定地对我说。

他告诉我,前段时间保加利亚考古发掘出一个古保加利亚国王的颅骨,那颅骨经过复原之后,容貌和我非常相像。

“一模一样。”他注视着我强调,同时用双手在自己的脸颊上比划着。“太像了。”随后,他又补充。

之前,我已经告诉他,中国广大的国土上民族众多,而蒙古族的相貌与他们经常看到的汉族的长相确实有些许的不同。

我刚到保加利亚的时候,那位陪同我们的保加利亚作家斯拉夫切·哥尔切耶夫也对我的相貌产生疑问,从翻译费萨林那里得知我是蒙古族后,他自我解嘲似的说——我们离开了,把亚洲留给蒙古人。

我们的飞机从北京出发,经停慕尼黑,午夜降落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,经过漫长的旅程展现眼前的是一个典型的欧洲都市。在短暂的时间里,我无法看出它和欧洲其它现代城市过多的区别。

整整一天的时间,我们乘车穿越保加利亚的国土。秋日,干爽的黑色土地和田野,甚至连作物都与中国北方如此相似。我在车上睡醒之后,甚至产生某种错觉,以为车行驶在中国北方广阔的土地上。

我们一共两辆车,一辆路虎越野车,一辆奔驰轿车。费萨林告诉我,我所乘坐的这辆奔驰车的司机是给当地一位企业家开车的专业司机。他确实专业,在狭窄的山路上,他经常会以200公里的时速超车,以此为我们带来略显眩晕的推背感。

我们在黑海岸边的一家小店吃饭,海就在我们身边,闪烁着清澈的蓝,海面上偶尔有成群的天鹅飞过,面对海岬有白色的楼宇。这是我曾经在明信片中看到过的欧洲的海。

已经过了旅游季节,海边寂静无人。在阳光下,我终于意识到,这是异国,距离中国异常遥远。在此时,我终于开始进入一个旅行者的角色。

我们开始交谈,依靠翻译或者通过英语。作为我们都不经常使用的第二语种,很快我就发现,我们仅仅是可以操控它,但无法将它使用得游刃有余。我们能够表达自己最基本的意思,却缺少足够的感情色彩。

午饭漫长而拖沓,汤,前菜,主菜,饭后的甜点和咖啡。更多的时间里我们都在享受着阳光,而同行

的一个编辑,则尝试着将映射在我太阳镜中略显拥挤的餐桌上的这一切放进镜头。

我们终于再次启程时,已是午后三点了,我们的车沿着黑海的海岸前行。每当绕过一道山脊,湛蓝的海就会闪现,而海边也不时出现白色的小城镇和村庄。

我们的车速度很快,路途中休息时,在连锁加油站的超市里,我喝完了一杯咖啡之后,斯拉夫切·哥尔切耶夫驾驶的路虎越野车才跟了上来。

翻译费萨林曾在山东大学留学,主修中国当代文学,目前在索菲亚大学任教。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爱好。他跟我谈起北岛和顾城,还有一些目前在国内并无太大影响力,但在国外被人谈起时却似乎声名显赫的诗人的名字。

费萨林有自己的乐队,他在自己的乐队里担任贝司手。

在多年之前北京一个很大的乐器商店里,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将车停在门外,进门后旁若无人地冷起一把贝司开始弹奏,弹完一曲,放下贝司,出门骑上自行车扬长而去。

他的住所很像我们的老式居民楼,一个楼层并列着居住三户人家。

他打开门,扑面而来的那种大型犬特有的气味,这种气味我太熟悉了。在幽暗的过道里,有一头头部有对称黑色斑点的白色大狗。狗打理照顾得很好,发出我熟悉的狗见到归家的主人急切的狺狺的吠鸣,爪子拍打着地板。

随后,它看到了我,发出威胁的低吼。他在高声喝斥制止的同时,重重地用手击打在它的唇角制止了它。我了解狗,从它被打时有些茫然和畏缩的表情我知道,这一击打显然超出了它往常惩罚的力度。它明白了。

我们交谈时他的女儿出现,再次惊异于我的容貌。

我注视着那头大狗。

雄性,大型犬,但没有我饲养的高加索牧羊犬和中亚牧羊犬高大粗壮。它微微地摇晃着尾巴,在取悦主人的同时仍然在警惕地关注着我。尽管此时生活在城市之中,但我知道,那遥远东方咬狼犬的血脉从未中断,它看上去,和中国内蒙古地区的蒙古牧羊犬中黑白花色的品种极其相似。我相信,那是随着中亚广阔的草原长廊而来的牧羊犬。草原正是一个长廊,横贯欧亚大陆的欧亚大草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广大的草原区。草原

是游牧民族的家园,在这广阔无边的草原上分布着多个国家的多个民族,整个欧亚大草原牧羊犬的血统联系,与蒙古大军西征时的路线惊人地吻合。蒙古牧羊犬的血脉,也随着当年蒙古大军西征的足迹融合衍生出藏獒、土耳其安那托利亚牧羊犬、高加索牧羊犬和中亚牧羊犬等原始犬种,并在相应的地理条件下形成具有各自地域特点的特有品种(引自我的作品《王者的血脉——蒙古牧羊犬》)。

我想,我的书再版的时候,我可以将蒙古牧羊犬的衍生品种中加上一个犬种,保加利亚牧羊犬。

他说下次去中国的时候,可以带一头保加利亚牧羊犬的幼崽给我。我告诉他,除了我的狗已经太多这一前提,出入境的检疫异常繁琐,在那漫长的检疫过程中,小狗很可能夭折于任何一个环节。

不过,作为对他这一提议的回报,我承诺如果检疫不是很麻烦,我可以送他一双蒙古牧羊犬。我特别强调是一对,两只,一雌一雄。

噢,蒙古牧羊犬。

他无限向往地喃喃自语。

他的手机响起。我们必须赶回宾馆。我向他漂亮的女儿告别。

晚餐时,保加利亚作协主席向我询问在保加利亚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。这更像是命题作文吧。

我想起,在到达保加利亚的第二天上午,去参观博纳大教堂。从教堂出来的时候,在台阶下面,我看到一个患有象腿病的老妇坐在轮椅上,向来往的人伸出乞讨。当时,我还未兑换保加利亚的货币,于是向翻译费萨林借了两枚硬币,放在她的手中。

转身时,我听到她在我身后用英语说谢谢,然后,她用英语念叨着另一个单词——天使。我回头看,她的手中举着一根鸽子的羽毛。那是我在教堂的门口拾到的,在把硬币交给她的时候,我有些紧张,连手中的羽毛一起交给她了。

也许她相信那是天使遗落的一根羽毛。

其实,在努力回忆那一刻的时候,我开始想念中国北方家中的狗,我的白色中亚牧羊犬海盈估计在我回去的几天之后就会生产。另一头白色高加索牧羊犬来来,也将一个月后生产。

对于祖先生活在寒冷地带的猛犬来说,它们的繁殖季节,显然有些提前了。

## 扑火记忆

□朱明东

曾经的痛烙在大兴安岭人的心中,防火意识一遇春风,就像岭上勃发的草木般疯长。

关注

数十丈高的火头,扯天扯地朝我们碾了过来,浓烟暗淡了斜阳的光,半个天空早已昏昏暗暗。即便远隔几公里,刺鼻的烟味还是呛得人张不开口。噼里啪啦燃烧中,树断木倾,烈焰沸腾。

1987年5月6日下午15时30分,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绣峰林场。19岁的我平生一下子有了两个头衔:一个是林场中心学校语文教师,初二(二)班班主任;另一个是群众打火队员。那天下午正上课,校长用大喇叭把全校20多名教职员一个不落地集合起来:赶紧抄家伙打火!我们压根没想到那火头是那么大,所以出校门时身上都没换什么衣服,讲课时穿啥,打火时还穿啥。带的打火工具也很简单,都是清一色的铁锹,除了铁锹外也没别的可拿。

几十名教职员同林场近300名工人一起被分到位于场部北三公里处。这里铁路与公路相隔不远,铁路两侧都是低洼地带,林木稀稀拉拉,视野相对开阔。我性格乐观,居然把参加这次打火当成了户外野游,和其他5名同事把铁锹丢到一旁,坐在铁道轨上开始打扑克,不赢钱赢喝酒外加贴纸条。

大家谈天论地,根本没啥防患意识。可火真就来了。起初是一阵烟雾飘过来,很刺鼻的那种,不一会儿,东北处那道岭上就腾起浓浓的烟,烟很快弥漫成黑黑的天。而后,黑了半边天的地方就有火光闪动。越来越大的火向我们这边烧,一阵阵轰鸣声由远及近。

大火不是在地上跑,而是从空中飞。

越是高大的树,受伤的程度越大。阵阵轰鸣声里俊美的樟子松、挺拔的落叶松、秀丽的白桦树、茁壮的杨树林都开始呻吟和鸣咽。

我们正在烟里踟蹰着,十余名林场工人在铁路东侧点起火来。

在林区生活过的人都知道“以火攻火”。

在大火将要经过的地方点起一道火,使它向着火的方向烧,两火相遇火势顿减,打火的人即可抓住时机乘胜扑灭。“以火攻火”虽不能消灭巨大的火头,却能挫败它那汹汹锐气。

两火相撞扭成了墙,不

大一会儿就泄了气。可我们还是被浓烟罩住了,分不清谁是谁。有火星从铁道上空飞过,道西霎时着起火来。打火啊!浓烟中,数百人没了方向,一种本能使大家拼力舞动手中的工具不停地拍打。刚扑灭一处残火,又见不远处一处处火苗乱蹿,我索性跑过去抡起铁锹一顿乱拍,却听“啊”的一声,不知拍到了谁的脚。事后,我才知道,自己那一锹结结实实拍的不是别人,正是老校长。从火场下来好一段时间,他都是一瘸一拐坚持上班。我多想找他承认是我的冒失,可咋也没张开嘴。对不起,老校长,我不是故意的。除了第一次打火,我当天还经历了数个第一次:第一次野外过夜,第一次吹瓶喝水,第一次吸烟……

漠河县城内,占地近3000平方米的大兴安岭“5·6”火灾纪念馆在时时刻刻警示着后人。参观“烈火熔城”、“决战兴安岭”等展厅后,我们来融声光电幕墙等技术于一体的影厅里。烈火焚烧声、房屋倒塌声、汽车疾驰声、男人惊慌的喊声、女人和孩子绝望的哭声,一阵压过一阵,在耳边不停地回响。喜好溜达的儿子天杰早已经冲到我身旁,正惊愕地看着大屏幕。见此情景,我满腹的沉重似乎得到一丝慰藉。儿子,你能这样,说明你已认识到火灾的危害。

对于打火的记忆,大兴安岭人永生难忘。偶然看到作家李青松的报告文学《逐梦:智慧之窗》,读后非常振奋。无人机技术的迅猛发展,不仅给国家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和军事变革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,也给大兴安岭的森林防火增添了打早打小的利器。用不了多久,在大兴安岭的防火领域中,也定会出现成群结队的无人机。到那时,森林防火压力定会大大减轻。

天杰回头问我:“爸,假如大兴安岭再着火,还会付出那么大的牺牲吗?”看着年少的天杰流露出这般忧虑,我的心一颤,随即笑道:“不会了,大兴安岭不会着那场火了。”曾经的痛烙在大兴安岭人心中,防火意识一遇春风,就像岭上勃发的草木般疯长。有了疯长的草木,大兴安岭就会多出新的盼头。

## 我家祖训

□刘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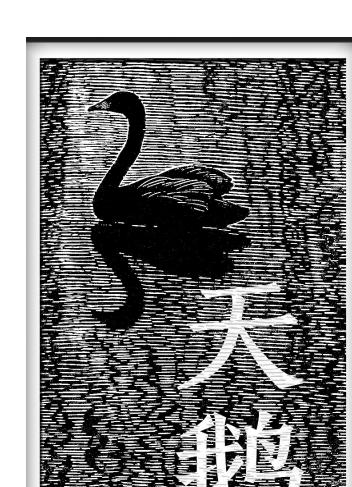
爸爸善良宽厚的品行对子女影响至深,善待他人,助人为乐,成为我们发自内心的自觉。

生活纪事



《尘封的记忆·贰》

版画 高权



扫码关注  
《天鹅》之美

爸爸走了,他能以期颐之年(99岁)寿终正寝,是他一生修为的福报,而他留给我们子女的最大财富是“恩施格外”的祖训。

爸爸出身书香门第,他的曾祖父是清朝光绪年翰林院翰林,祖父是皇清例赠文林。爸爸的名字“恩阁(格)”是曾祖父起的,意即“恩施格外”,就是对别人要好。

曾祖父言传身教,身在朝廷的他在家乡锦州办慈善堂,专门为穷人施舍。爸爸自幼接受私塾教育,深谙孔孟儒学,对“恩施格外”的祖训一生奉行不渝,做了很多济危扶困的好事善事。17岁那年,爸爸只身从锦州老家来到哈尔滨投奔舅舅家栖身,在日本人开的被服厂学徒裁缝,手艺至八级工匠。

东北解放后,他在东北军区后勤供给部工作,组织并完成抗美援朝军服的生产任务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曾任服装合作社主任,哈尔滨市南岗区政协委员和工商联会员。后因被错放农村,返城后靠手艺吃饭。

他热爱生活,喜欢拉二胡,曾经为著名歌唱家郭兰英伴奏。他心灵手巧,做事情一丝不苟,家中衣柜镜子出现裂痕,他用油彩漆上绿叶和花瓣,将瑕疵淹没于美妙之中。

爸爸年轻时性情有些急,脾气比较暴,晚年却变得十分温和。他尽量不让我们为他操心,总是主动微笑着对我们说:“我挺好的,浑身哪儿都不疼,不用惦记我。”

爸爸善良宽厚的品行对子女影响至深,善待他人,助人为乐,成为我们发自内心的自觉。我下乡插队的村子几十年变化不大,省里组织新农村帮建给了我们帮助他们的机会,为村里修了水泥路和文化活动站,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。

村里一位老人生活拮据,我送给他钱和衣服,后来他儿子对我说:“我爸爸穿你的衣服基本不下身,直到终老。”我在县里工作时接触到一个困难家庭,母亲去世,父亲伤残,高中毕业的儿子没有工作。我协调运输公司帮他解决了就业岗位。在给人帮助的同时,我感受到了快乐和心安。

如今,刘氏家族已繁衍近40人,后代中有军人、公务员、教师、医生、企业高管、工程技术人员、艺术家等,无论处于什么岗位,居于什么位置,我们都将世代传承“恩施格外”的祖训,把“知恩、感恩、报恩、施恩,男贤、仁爱、慈悲”作为家训,让后人铭记践行。